

浙江文叢

杭世駿集

〔第三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杭世駿集

〔第三冊〕

〔清〕杭世駿著 蔡錦芳 唐宸點校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道古堂文集卷三十七

記事 諡議 祭文

彭無山遺事

彭鵬，字奮斯，號九峰，福建莆田人。九世祖漳江，遷錢唐。曾祖從野公文質，復徙興化郡城之刺桐巷。家世甲科，清白相嬗。從野公歷官廣西左參政，贈兵部左侍郎。祖憲安，廣東陽山令。父汝柏，處士。鵬六歲授書，處士晨夕抱置膝上。方春晝暝，以「天時將作雨」五字屬對，即應聲曰「地氣欲爲雷」，聞者咋舌。

九歲操觚。十歲，山寇竊發，圍郡城大掠，劫人要贖，賊蔡某與處士有隙，發卒圍其家，處士他出得免。又以孺子早慧必欲殺之，復來圍室。鵬登屋急走，逃於族叔祖母牀下，二日得免。母戴，孝于文學應禧女也，告處士曰：「食盡矣，稍延俱隕。」屢告，輒呵阻。

一日，處士宿從兄家，母乘間，黎明率鵬兄弟偕伯母、伯兄潛出南關，將奔錢唐祖居。行未數里，遇長髮二十餘人，裹頭持械恫喝而上，衆皆戰慄伏地。有蟻姓者，長矛衣甲，後至，呼

曰：「老者家姑餘，吾中表也。」乃釋之，送至渠頭橋。橋斷，獨木爲梁，鵬怖不前，蟻姓負而渡。既渡，乃言曰：「過此可無慮。」伯兄年二十餘，剃頭短髮，母泣懇護伯兄至家。蟻毅然無難色，挈伯兄先，衆緩步。更闌，迷失道，蟻與伯兄返。尋遇夜巡，伯兄以短髮被執，蟻亦受縛，達旦始釋。而彭氏家世姓名，蟻初不知也。蟻以救鵬母子兄弟，寇遷怒逐之，旋爲營丁所戕。後鵬哭以文，所謂「吾母子、兄弟、伯母、伯兄之命，君生之；而君之命，吾母子、兄弟、伯母、伯兄死之也」，而究不知其名也。

處士入自外，室虛無人，問道走南箕，遇寇拘執。文學吳某走賊壘請而脫之，逃至吉蓼，城陷，從吉蓼潛至舍。鵬與母亦稍稍聚，寇跡知，復來圍室。無所之，仍走吉蓼，鵬從而後，十歲兒徒跣八九十里，備嘗艱苦。其時麥五兩一石，處士自磨麩作糜漿，寢席濕鹵地，夜不能寐。爲人畫一袍，購麥一斤八兩，父子止一餐。寇退，始返。躬自割麥，日烈，鵬持大葵扇隨。母掃落葉代薪，鵬負筐隨。乳母俞誇於衆，謂鵬爲非常兒，爲人磨米線，囊貯菓餌，遠來啗兒。

赴童子試入城，城中戚串見彭氏貧，無有舍鵬者。俞嘗在沈家棲止，攜鵬宿於沈。鵬年十二，弱小不勝衣，遇試日，五鼓，俞襁至試場前，門闔始去。日午，必竚俟，襁而歸。年二十，試於學使者，冠一軍。順治庚子舉於鄉，出永嘉王錫琯之門，有國士之目，錫琯時方李福清也。

康熙十三年，靖南王耿逆以全閩叛，幽總督范忠貞公承謨於請室。橐鞬從公入者，城守營千總廖有功也，以大義責逆，力竭而死。同日死者，福州府知府王之儀、建寧府同知喻三畏、侯

官縣知縣劉嘉猷。繼此，嬰城死於福寧鎮者，總兵吳萬福也；闔門死於漳州者，巡海道陳啓泰也；繫組死於不赴召者，龍溪縣知縣李塤也。范公以下七忠，鵬嘗爲文祭之，後皆爲之立傳。閩中搢紳及舉人進士未銓授者，逆檄僞州縣敦迫就道，閩士耻爲之用。進士葉有挺走山中，經於古木；朱翰春焚右股，毒藥攻潰，肉腐殆見骨；舉人游標佯瘋；劉渭龍麻衣徒跣，以丁母艱免。皆鵬密友也。鵬猖狂臥病，日啜綠豆一杯，去渣存汁，絕粒飲水，鬱爲枯腊。僞曹院、僞樞密、僞都督、僞布政節次檄催，僞府縣、僞同知、僞縣丞親臨相視。三年中死去二十五度，或盡兩日夜，灌以藥不甦，炙以火不甦，穿鑿牙關滴以湯水不甦。魂歸白石山，遇神僧稱本師，其侍者郝頭陀稱渡和尚。號以無山，無山本師所命也。處士遂削髮爲僧裝。鵬臥牀千日，逆平，蹶然而起。

計凡五上春官，入試者三，不得已，謁選人，得三河令。三河爲畿東劇邑，旗民雜處，驛路衝疲。鵬至，革火耗，革陋規，嚴保甲，減驛累，平冤獄，建黌宮，設義學。禁拷索車夫之旗人，詰冒充黃帶子之游棍，實心任事，不畏強禦。御前放鷹者至縣，使來索餼，牽羈於庭，鞭之。鰥鹽自矢，有時絕糧。然歷任一十四年，降級者十有二，議調者十，議削者二，聖明洞矚，皆邀恩免。巡撫于成龍特薦，召對時問及家世并拒僞狀，賜金嘉獎。命吏部郎赫申兩日馳七百里口傳上諭，詢撫臣彭鵬爲人何如，居官何如，居官好處是如何好。九卿列薦十一人，大司馬李天馥啓奏鵬名，上曰：「朕召見，久知之。」於一十二人中特簡四人，鵬第一。邵嗣堯、陸隴其、趙

蒼壁皆御史，鵬特以給事中用。需次回籍，即家補授工科給事中。時歲在甲戌，會試充《書》三房同考，得士九人，相國高文良公其倬其一也。^{〔一〕}

旋以原銜河工効力，國帑絲毫勿預，幫築大墩、草壩等處，挑濬帥家莊淤淺，運行無悞。秋濤齧隄，止宿其上，誓身同去留。以病乞歸，不得請。時上親征準噶爾，奉「有爲國家公事捐馬，即與爾等本身出征効力相同」之旨，捐馬二匹，請以馬代身，乞假暫歸。旋以原官起用，劾奏元輔，直聲震天下。出爲貴州按察使，有詔過家上冢，主僕行李裁二肩。遷廣西布政使，歷廣東巡撫。

舊史曰：錢唐馮景素仰重鵬，聞諸客言鵬黃面白鬚而齒盡禿，遂附會其事云：「甲寅閩變，賊欲污公，公罵之，賊怒擊，齒盡落。」夫鵬居興化郡城，逆據福州，不相見也。逆檄鵬，鵬堅臥不起，拒僞三狀，見刻《古愚心言》中，辭甚婉欵。而致僞參軍、僞治中、僞郡守書，皆以病，未嘗一言抗也。鵬示疾，牀頭置錐穎，客至省疾覲面，藏指縫，暗刺牙齦，隨手見血，含津液，佯示血咯。凡十餘日，齒血涸竭，牙齦崩露。其事詳上其房師永嘉王錫珣書中，齒禿之故以此，此確證也。景又言：「鵬爲給事中，劾奏癸酉順天主考不公，至請斧劈臣頭縣太學以謝士，天下壯之。」按：《古愚心言》訖於康熙丙子，此言果實，又在丙子前三年，何以不刻入《心言》中？然以其目考之，凡二十八類，獨無奏疏，意其奏疏未刻，而景所見者邸抄，有無不敢決也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李批本眉批曰：「文良未嘗入閣，當改『尚書』。」

內翰李公遺事〔二〕

李牲麟，字丹書，號畏齋，先世自棗強遷武定。父之莊，即相國文襄公介弟也。君幼稟至性，生四歲，遭母喪，哭泣跪拜如成人。康熙丙子，舉於鄉。丁丑，捷南宮，改庶吉士，以省親請假旋里。奉繼母病，終夜不寢，及居憂，毀瘠幾不能起。父感痰疾，日事參苓，量水稱藥，十一年無惰容。暨病亟，請高僧息疑誦《金剛經》，祈減己算。既捐館，痛不欲生，營度葬事，雞斯徒跣，逡巡風雪中，遂得脚疾，久之不瘳。

年三十七，絕意仕進，廣儲羣籍，肆力其中。開設義塾，宏獎後進，藉以成就者甚衆。郡黌以積雨就頽，命子壽淵鳩工修葺，視家之所有悉以充之，以是樂輸者衆，殿廡規制大備，皆君所創也。同郡袁熙宇天啓中以侍御劾逆璫，與楊、左諸公同死詔獄，疏稿散失，君搜輯爲一編，考其遺事，爲之立傳。又輯《武定四賢集》，四賢者，前都憲李伯淵、總制劉範董、少司馬史磐石及熙宇也。又輯前黔藩吉甫馬公暨夫人邢氏遺文爲《忠貞集》，以補志乘之闕。

與人交，不輕爲然諾，以急告，不以亡爲解。公安同年馬君來京謁選人，負官逋百餘金，檄至，倉皇計無所出，君檢篋中金盡以畀之，聞風者競相攸助，事遂得解。新城王思遠以唐山令

解官，後任某誣揭虧帑金數千，獄詞株連，君爲走千里之順德，力白於郡守，卒雪其事。姻家杜誠方援例大同，所託非人，侵捐項千餘金，移原籍行追，而誠方已物故，孤子弱小，求解於君。君與曹君枚巖謀，走使白諸當事，責之代捐者俾完項，累始釋。霑邑宗人迪九教習在都，猝遇疾，惟一老僕從，迪九握君手，淚承睫不得語。越五日卒，君爲買槥，躬視含斂，斂金歸其骸。前州牧壽爾康卒於官，其子以帑累羈滯武定，困頓不能自存，君爲首倡買田以資其生。不數年，其子復病歿，雙棺厝孤廟中。君歲時必祭，卒還其喪。即墨同年黃長文司教武定，薪米恒不繼，及憂去，貧無以行，君經理其歸裝，女櫬寄荒祠中，復捐地葬之。信邑馮盛章五十無子，買妾有成議，懼爲宵小所乘，藉君力獲娶歸，連舉二子。州牧何去州有民欠，借穀若干，君代認五十石，是歲歉收，穀價踊貴，遂竭薄田所入交納，一時人士慕義捐補，倉項遂清。君復資以薪水，何藉是得免罪吏議。霑邑同年任瀘溪令，罷官，欠庫銀，售產不足以償，君力拯之於危急之中，割田以贖其子，家室保完。泗源季君任州倅，歸，家計蕩然，晚歲益困，君時其饑寒，兼卹其後人。

君承先世積累，見義必爲，不計力，不問家所贏餘。嘗曰：「若必待從容，吾家世清白，何時從容耶？」方癸未歲大饑，道殣相望，君之父兄爲鬻以食餓者，君躬稽米薪徧給之，凡三月，全活者逾二萬人。病者有醫，死者有殯，葬埋之費不他求。歲甲申，疫大作，鈔錄奇方，製金不換膏，朔望施給。歲辛丑旱甚，君齋宿三學寺，爲文牒龍神，越二日，甘雨立霑。邑遭兵燹後，

城隍多遺骸，夏雨暴漲，白骨暴露，君于寒食、中元節令人繞郭檢拾，南門外義塚累累皆是也。

諸子皆克自樹立，君教之嚴而有法。壽彭爲介休令，輯《居官要箴》一書，俾令時時省覽。邑當衝道，辦軍需者歲無寧晷，用度至不給家人，東歸，無以爲甘旨奉。君爲之色喜曰：「居官有貧聲，此是好消息，吾無憂矣。」孫本樟，成進士，任刑部主事。貽書戒之曰：「西曹刑名總匯，民命至重，有纖毫可原者務求其生路，勿妄逞意見也。」晚年於所居齋右，疏泉架石，構亭其上，自號怡山老人。親知入社者，皆耆年碩德，周覽名勝，極林泉之樂事。預刻死期，神明清湛不亂，山左尚德厲行之士，至今以李氏爲法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李批本眉批曰：「『內翰』二字，雖見於宋人小說，然以稱學士及承旨也。用之庶吉士，不典之甚。」

書趙氏老婢事

吾姻親趙氏，有老婢年七十餘，雍正甲寅之五月，以老疾死。吾妹以書來請曰：「婢終其身不肯嫁爲人婦，志甚烈，事甚奇，無人告於有司以求旌其志行，且於例當不得旌。兄以鴻筆提獎幽隱，曷念其不久將泯滅，假之片詞庶藉以有聞乎？」予曰：「惡，是烏得以泯滅也？寡婦之莎，貞女之木，其精氣光怪，尚將寄託之冥漠頑蠢之物，以發抒其志意，矧其撐拄於人世者六七十年之久，而與草木卒同腐朽焉，於理無是也。雖然，吾知而不爲之記，則於吾爲不仁，而

吾戾爲滋大。」

按：婢失其姓，少鬻於趙氏，始有名。繼而趙氏愍其節，且祖若父所畜也，輟不忍呼，則呼之曰老阿姐云。方其十五六時，有以珞碌子之學于趙氏者，趙氏則戲爲婢算。其人曰：「噫！是何祿命也！是殆將七易其夫而後已者。」衆皆笑而譁，而婢頸赤面發熱，氣結不得語，已則仰天而呼曰：「嗟乎！吾嫁則有夫，吾有夫則有死，吾今且不嫁，爲之夫者誰耶？」自是蓬首垢面，敝衣以自韜晦。媒氏至，詈罵詬誶不可近，主人申誨之，則搶首乞哀，願終役事無他適。已而察其志堅，迺相與聽之。

趙氏有婚嫁之事，婢匿避空室不肯與；過新房，冒足彳亍不肯前；客自外至，蒙而瞋目不肯視。辨色而興，治饘醢，供灑掃，夜則燭滅然後敢息，其勤又若此。既病，主人量藥劑，主婦奉湯餌，視惟謹。綿惓將絕氣，老稚皆行哭失聲，櫬槨衾斂悉從厚謀。將葬於祖兆之域外，立碣以表，比於王大令爲保母李意如壙志例。

杭子曰：若婢者，所謂潔其身者耶？在《易》睽之彖云：「男女睽而其志通。」婢不爲六二之遇主，而爲九四之睽孤，不婚不媾，比於天且劓有過之焉，以于巷，有鑽穴踰牆之羞，而不求厥孚交如之吉，有張弧，無脫弧，婢可謂嚴於律身矣。昔吾邑李貞女既納采而夫死，女往哭成婦禮，歸而守志以節終。蕭山毛檢討奇齡爲紀其事。又有貞女莫勝儒，父老，兄客於外，女誓不嫁，養父以孝終，官爲綽楔表其閭。婢則非節非孝，無所爲而爲之，若古潭止水之不可汨而

濁，若勁柯堅節之不可撓而折，若曾冰積鐵之不可斷而玩。食苦茹澹，忍嗜慾，滅天性，證之於《禮經》則不合，求之於史傳則無可比類。乃其志，則名門大族閨澹賢媛之所勉強以力持之者，而竟得之於臧獲侮甬之賤。嗚呼！其尤難能而可貴也已。

孝隱先生諡議

唐王勃有言：「人子不可不知醫。」自程、朱大儒莫不宗尚斯言，而金源張子和至本之以著書。嗣後醫家之以事親養老名編者，何啻數十輩。嗟乎！醫之繫於至行固若是哉！

錢塘唐梅崖先生，名應文，字聖緯，以國醫起死人無算。雍正四年，以末疾卒於里。既卒哭，門人故友私議易名之典。

杭子曰：先生以醫隱者也，其得不謂之孝乎？方先生以母病，故自料醫劑，遂通方書，求之前史，齊若李元忠，若李密，隋若許道幼，若王通，唐若甄權，若杜鵬舉，率同斯意，皆以孝顯名天下。今請以之諡先生，庶幾其不愧歟？然而先生之訓其子樞也，顧令之終爲儒而不少試於醫者，何也？蓋先生之以考終也以疾，不以知醫免。當革時，樞亦服膺於庭訓，博習於方書，傍求於衆醫之推治，數定而術窮焉。如王勃所云云者，固不可以爲樞責耳矣。且使樞攻其術而善，固不能保先生以必生，若攻其術而不善，其弊將至於殺人，是徒知知醫者之乃可爲孝，而不知不善用者竟可入於不孝，而并可陷他人之子之委於庸醫者爲尤不孝，此固仁人君子之

所不敢出也。然則先生之禁樞不得爲醫者，慎也，蓋其孝也。嗚呼！此其爲先生之醫也歟？謹識。

孝貞先生諡議

諡，美號也，王公卿相積功累行，議之太常，定之禮官，傳之國史，輝之家乘，播之士大夫之口，斯國家酬庸之盛典，人臣不世之榮遇矣。然而美惡緣於恩讐，是非由其愛憎，運會遷移，山丘零落，求其確然可切指者，蓋百不得其一二焉，則勢力之難久憑，而鴻名之不可謬假也。乃若匹夫爲善，闇然日章，澆俗薰而醇醲，鸞獸感而擾伏，樹烏頭之闕，標獨行之傳，哲人既萎，物論不移，門生制其心喪，朋友弔加麻服。或以限於名位，格於朝典，揚名則孝子心瞿，覈行則鄉邦神悚。肇源炎季，下逮齊梁，輒以名終進加私諡，蓋猶行古之道也。嗚呼！江介爲宇內之神皋，吳越乃生民之陸海。余嘗推原至隱，題目人倫，數窮星回，水落霜降，曩昔聲華絢爛之志，悉已漼然剥盡，惟忠孝淳深，煌煌燁燁，冠冕百氏，煜耀兩儀。

以余所聞，則休陽汪先生天石其一矣。先生幼挺異質，歿爲完人，色養偏親，德動天聽。舐目而銀海還光，隄疾而綿疴有喜。浣萬石之中，羣攀王哀之墓柏。其淳至也如此，其昭明也如彼。天不愍遺，祥禪俄及。百族之英，一贊之雋，褒衣綦冠，肅乎其容，偉乎其儀，造廬而言曰：「日月逾邁，奄奄既卜，先生之行終矣，請所以易其名者。」余應之曰：「驚爆之行，不可以

章久遠；榮華之辭，不可以揭懿美。我聞在昔言必稱先，《周書》云『大慮克就曰貞』，先生愛敬徵於明發，孺慕迄於終身，以云克就則誠克就也，可不謂貞乎？『秉德不回曰孝』，先生視聽謹於形聲，血泣綿於霜露，以云不回則誠不回也，可不謂孝乎？乾有四德，而以貞終；士有百行，而孝爲大。非貞則孝，有時而衰；非孝則貞，或流於諒。析之則徑術自分，合之則天德允粹。請諡先生爲貞孝，可乎？」言未既，蹶然以興，應若雷動，黎收而前席曰：「允矣乎夫子之言也！」余曰：「未也，人紀有圭臬，論議有元本，傳記二百一十七部，表孝德者凡九，列史二十三家，傳孝友者一十有五。私議之興，我其以匹夫而干王制乎，而以先生當之？斯固表微者之創體而賓實者之特例也。不詢之故老則無以信今，不命之惇史則無以傳後。鄙人不敏，嘗學乎舊史氏矣，執簡記以發幽光。嗚呼！有不得而辭其責者夫！」謹議。

祭沈端恪公文

某曲學所習，瞞昧所守，不揣固陋，猥以媿青儷白、琬刻藻繪之文就公評隲。公時家居，衍濂、洛、關、閩之派，識老學博，箋箋之說若糠粃之眯目，固宜爲公所鄙斥不省。公匪惟不之見絕，且命兒子傳鈔，弄之篋衍，展翫以爲愉快，與客言，則深嘉而亟與之。嗚呼！某何人斯，而得此於公哉？

繼某獲充鄉貢，計車北偕，阻水於齊魯之郊，崎嶇險阻，僅而得達。公日盼其至，寓書問訊

者再。夫公方佐聖天子掌邦治，夙夜在公，日昃不暇食，而於閭巷小生拳拳不置若此，此寒賤之儒所爲感知己之遇，鏤心銘背而不能以須臾釋者也。既來京師，謁公於賜第，某以爲發策決科之道，公必有以提耳而教之，而公所言顧在於修身行己之大端，蒞官臨政、經世服物之重務，而後知公之所期於某者，匪徒博春官、入秘苑以取榮鄉里而已。嗚呼哀哉！公今死矣，某敢少自隳落以負公哉？剛簡勁正之氣，所以肩聖賢之道，而世以爲遺俗而忤物；博學明辨之力，所以明聖賢之旨，而世以爲揚己而露才。脂韋澳濁之習，循誦習傳之陋，當時以爲可喜，固學士所羞而公所不屑教也。

方公之生，某既不能自奮於功名以慰公之望；迨公之歿，某能不强勉於學問以副公之知？故凡涕泗漣漣，孀夫幼兒之所以致其感激之私者，某不忍抑情以異衆。而公之休光美譽，歷百世而未有艾者，乃公後人之冠服牆宇，某敢不相切礪以要其終？公於鄉里爲耆儒，於朝廷爲名德，當世必有提鴻筆而大書之者。某之所以哭公，則固一人知己之私，而不足以爲公重也。嗚呼哀哉！尚式鑒之。

祭孫澹齋先生文

嗚呼！逝水不還，奔曦長騁。喬樹摧柯，客星墮景。雞黍談玄，鳩空祝哽。鈴閣文孫，哀踰柴穎。巍巍祖德，敬述平生。曰翁至行，數難僕更。孝於嚴慈，友於俊兄。割宅成讓，循陔

補笙。少既居貧，牽蘿葺蔕。不作苟見，不治苟得。蜀巖湛冥，德林玄默。侃侃自將，詎因蒲帛。翁性溫慎，斷金以交。嗤彼世路，譬猶堂坳。芥則爲舟，置杯則膠。豈如千頃，汪汪不殺。富以多文，亦兼媚學。書填蠆尾，經挂牛角。天樸渾渾，無事表暴。出以用世，定見恢倬。南踰湘嶺，爰暨無諸。豫章九江，八桂三衢。忽若芻汜，又似畫塗。到則躡履，坐則勅厨。賢子才大，將充秋賦。出門西笑，霏霏蘭路。仇以二豎，淚灑醫樹。翁適來京，庇其斂具。或謂孝感，或謂慈恩。真性兩契，聿徵淳源。西河失子，半千有孫。鸞鵠鳳翥，遂大厥門。香惹宮袍，餽分綾餅。視艸蓬池，讀書蘭省。經術紛綸，文章蔚炳。天骨森葇，欽其峻整。崤陝慕義，帝德誕敷。奉使徧諭，唐蒙相如。口吐王制，乘四傳車。毗俗烝烝，帝嘉用俞。翁方含飴，城東小築。薑稜瓜疇，梧堂竹閣。夕史朝經，左圖右洛。書撰《癸辛》，窩名安樂。故人佐郡，吳城之胡。赤躡尺一，將伯是呼。弊樟擢秀，疊阜憑廬。石梁僊館，尚來遊乎？于時弭楫，沙稜波齒。暮景沈峯，衰顏照水。藥嗇金膏，醫難石髓。非龍非蛇，災我處士。袁惟景倩，鄭號小同。麻衣纚纚，鹿垂束籠。黃腸題湊，宅乎幽宮。千里匍匐，庶幾慎終。惟翁德厚，飲如醇酎。報不其身，乃昌厥後。麗性穹碑，鳳蟲琢鏤。衿山帶川，垂爾寶冑。緇塵堀堞，風翳廣庭。設位望哭，薦闕芳馨。浙河渺瀰，吳根窈冥。仿招大小，以告芻靈。

代祭楊母徐太君文

嗚呼！清湖水緩，姑蔑城懸。江花慘雨，山月薤烟。鄰無春相，里罷社錢。禮宗不再，閭範誰傳？維時使君，方羈官舍。恤隱通商，布濩洪化。白衣急足，城人驚詫。繼聞號咷，訃音東下。純孝肝摧，心如聚灰。勺不入口，踊無剩哀。設祭想魂，痛猶棄孩。僂然骨立，不知饑餓。苦塊枝柱，聖廬幽竊。爲無訾省，坐風當雨。朝昧辰堆，夜譟衙鼓。神藁形茹，面顰眉斧。削牘芑蘭，陳情上官。以俟受代，素壁挂冠。括髮徒跣，踏谷超巒。牽帷睇影，用殺哀湍。

君有美政，朗如泉鏡。井烟萬戶，愛其淳勁。君今失母，衆母誰更？傾壘罷肆，洵洵滿聽。天子上聞，愍此惻慙。期偕舜軌，遄飛堯文。吏有子喪，奈何奪情。勉從民請，以彰潔清。匪惟主印，又予虞殯。雨濯衣輶，塵撲眉鬢。古障蹄疾，直沾櫺潤。迴望黃腸，星奔電訊。儲淚一升，霑灑漆鐙。便房風淒，靈牀月侵。壽萱萎榮，慈竹失陰。靜緬母儀，不能奮興。爰念惇子，蚤背慈氏。濕哭乾啼，嚬眉摘耳。上索下求，左坊右里。卒歲含辛，更無恩紀。維時太母，初嬪犀軒。南都名族，高士重孫。愛日冬暖，柔顏春溫。煦嫗覆育，不可殫論。雅髻青梳，麝煤紅篆。畫荻教書，咒桃饋面。賜餌分甘，縫袍折綫。刀尺劬勞，風燥雨剪。

高木莎城，山舍佳晴。牽絲玉轉，轅釜金聲。鳴儀烏哺，鰯炙芋羹。三衢文會，鞭策聰明。子膺仙賞，墨題璇榜。彩選金門，藤花一丈。天網羅賢，論居三上。捧檄南行，遂忘鞅掌。花

縣紅肥，大車毳衣。馬羊金粟，絕其因依。俗留遺愛，吏懾餘威。三年報最，績著循蜚。旋荷恩燾，喜盈鶴貌。別母東來，分符坐嘯。潔耻鮓封，清餘棐料。圓首芸芸，待資啄菹。自擁彤檐，幾歷星蟾。千里太末，問安發奩。老人動靜，徵諸烏占。健尚加飯，笑溢口髯。齊濱東嶠，霜排雪冪。煮海鮫宮，熬波蜃竈。維師尚父，構有洪造。子領辜權，牢盆屢効。翟翬有燦，耀于鴻案。扶杖珠皋，挽車金岸。鶴髮雙番，松年比竿。石乳砂牀，紅泉玉炭。云胡蒼昊，降割遽臻。絳紗輟講，玉白受辛。逍遙媧石，騰駕娥輪。揮手謝世，返乎雲津。

嗚呼太母，翕登霞首。燭暗屏帷，飈校簾牖。豈無靈祀，占星醺斗。豈無上藥，苓龜杞狗。母兮長辭，恩洽鴻私。厨婦淒靈，椎奴綆縻。宗姬承睫，里母持頤。沉隔齊越，嬌兒哀師。某等分有鄉情，職參寮雅。行悉丸熊，禮慙贈馬。惻惻哀詞，吳綾橫寫。髣髴瑤輶，視茲豐畢。